

文

書林清話

津

〔清〕葉德輝著 耿素麗點

文

庫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書林清話

〔清〕葉德輝著 耿素麗點校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256
35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書林清話/(清)葉德輝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013-3762-0

I. 書… II. 葉… III. 圖書史—中國—古代 IV. 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085435號

書名 書林清話

著者 (清)葉德輝著 耿素麗點校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正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15.50

版次 2009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冊

書號 ISBN 978-7-5013-3762-0/K·1686

定價 26.00圓

《書林清話》十卷、《書林餘話》二卷，清葉德輝撰。葉德輝（1864—1927），字奂彬，號郎園，湖南湘潭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一生致力於古書的收藏、校勘和刊刻出版。除本書外，他還印有藏書目錄《觀古堂書目》和讀書題跋《郎園讀書志》。

郎園讀書志

PD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簡介



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於2008年5月起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成立於1979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管、中國國家圖書館主辦，初名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改為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建社近三十年，依托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豐富館藏，並與國內外著名圖書館密切合作，致力於影印古代典籍和各類稀見文獻；編輯出版圖書館學、情報學、信息管理科學著作和譯作；出版各種書目、索引等中文工具書；整理、編輯出版各種文史著作和傳統文化普及讀物。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設有社長總編辦公室、財務部、營銷策劃部、古籍整理影印編輯室、圖書館學情報學編輯室、綜合編輯室、文史編輯室、中華再造善本編輯室、發行部、儲運部等部門。



出版說明

《書林清話》十卷、《書林餘話》二卷，清葉德輝撰。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號郎園，湖南湘潭人。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一生致力於古書的收藏、校勘和刊刻出版。除本書外，他還印有藏書目錄《觀古堂書目》和讀書題跋《郎園讀書志》。

《書林清話》闡述有關古代雕版書籍的各項專門知識。著者根據豐富的資料，用筆記體裁說明書籍和版片的各種名稱，歷代刻書規格、材料以及工料價值的比較，印刷、裝訂、鑒別、保存等方法，並敘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創始和傳播，各時代的著名刻本，刻書、鈔書、賣書、藏書的許多掌故。

《書林清話》原於清末刻成，後經三次修訂，以1920年長沙觀古堂第三次修訂本為最佳，今用此本為底本。《書林餘話》二卷，原是未完成的稿本，由葉德輝的侄子葉啓崑在他死後的1928年鉛印出版，今用為底本。此書主要是對《書林清話》中事關歷代刻書掌故、瑣記及相關內容未盡載者，凡採宋、元、明、清諸家說部、筆記等書，彙輯成篇。為存其真，原書序跋及目錄全部照印，書前另編新目。1963年出版的《文瀾學報》二卷二期刊載了李洙所撰《〈書林清話〉校補》，對原書的一些缺失有所補正，雖係未完之作，仍具參考價值，故附於後。

《書林清話》雖是名作，但由於涉及多方面的知識，作者一人耳目所及畢竟有限，觀點偏頗、鑒別失誤在所難免。概而言之，其原因大致有：

作者的主觀原因致誤。如葉氏堅信自己所藏的明刻九行十八字本《鹽鐵論》是涂楨刻本，不相信涂刻十行本；認為《太平寰宇記》是偽

書，楊守敬有意刻僞書欺人。現在二書原本俱在，都證明了葉氏之誤；關於注疏合刻本起源於北宋還是南宋的問題，前有日本學者影刊南宋刻本《尚書正義》時已經說明前人誤“紹熙”爲“紹興”，乃注疏合刻本起源於北宋的原因。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曾予糾正。但葉氏仍然堅持“紹興”不誤，譏彈楊氏“以不誤爲誤，不足令人徵信”。其實楊氏所見乃實物，葉氏不該僅據他人所述輕易予以否定。

抄輯疏忽。如《書林餘話》引蔡澄《鷄窗叢話》，其下小注引何義門《讀書敏求記跋》，其實此跋出於吳焯，而非字義門的何焯。

在點校整理的過程中，由於前人著述中的引文往往撮舉大義，而非逐字引用，爲存原貌，未予修改。所以，本書加引號的文字並非均爲逐字引文，這是需要予以說明的。另外，關於引文的標點，尙有難於處理之處，如本書第24頁“錢泰吉《曝書雜記》論刻書用宋體字”以下一段，實係節引錢氏之說，文字頗有節略更易。若不加引號，“余嘗以此言驗所見書”一句中的“余”即爲葉氏自稱，而非錢氏自稱。爲免誤解，只好給這段加上引號。此類情況全書時有所見。

再者，原書前後用字時有不一致之處，如“板”、“版”互用等，爲存原貌，未予統一。《書林餘話》排印錯字較多，校點時復核有關資料酌情予以改正，爲免繁瑣，不出校記。

雖然本書可商榷之處頗多，但其在相關領域筭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不可磨滅，時至今日，它仍是這些領域無可取代的基本讀物。這也是本次點校整理此書的出發點之一。

整理者



書林清話總目

卷一

總論刻書之益	(1)
古今藏書家紀板本	(3)
書之稱冊	(6)
書之稱卷	(8)
書之稱本	(9)
書之稱葉	(11)
書之稱部	(12)
書之稱函	(12)
書有刻板之始	(13)
刻板盛於五代	(14)
唐天祐刻書之僞	(15)
刀刻原於金石	(16)
板本之名稱	(17)
板片之名稱	(17)
刊刻之名義	(18)

卷二

書節鈔本之始	(21)
巾箱本之始	(22)
書肆之緣起	(22)
刻書有圈點之始	(23)

刻書分宋元體字之始	(24)
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	(25)
宋建安余氏刻書	(29)
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	(32)
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二	(38)
宋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	(38)

卷三

宋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書	(41)
宋州府縣刻書	(51)
宋私宅家塾刻書	(53)
宋坊刻書之盛	(58)

卷四

金時平水刻書之盛	(61)
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	(62)
元私宅家塾刻書	(67)
元時書坊刻書之盛	(71)
元建安葉氏刻書	(76)
廣勤堂刻萬寶詩山	(77)

卷五

明時諸藩府刻書之盛	(80)
明人刻書之精品	(83)
明人私刻坊刻書	(88)

卷六

宋監本書許人自印並定價出售	(99)
南宋補修監本書	(100)
宋刻經注疏分合之別	(101)
宋蜀刻七史	(101)

宋監重刻醫書	(102)
宋刻纂圖互注經子	(102)
宋刻書之牌記	(105)
宋刻本一人手書	(106)
宋刻書著名之寶	(106)
宋刻書字句不盡同古本	(108)
宋刻書多訛舛	(108)
宋刻書行字之疏密	(109)
宋刻書紙墨之佳	(110)
宋造紙印書之人	(111)
宋印書用椒紙	(112)
宋人鈔書印書之紙	(112)
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	(114)

卷七

元刻書之勝於宋本	(118)
元刻書多用趙松雪體字	(118)
元刻書多名手寫	(120)
元時官刻書由下陳請	(120)
元時刻書之工價	(122)
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122)
明時書帕本之謬	(123)
明人不知刻書	(123)
明南監罰款修板之謬	(124)
明人刻書改換名目之謬	(124)
明人刻書添改脫誤	(125)
明許宗魯刻書用《說文》體字	(125)
明刻書用古體字之陋	(126)
明時刻書工價之廉	(126)
明人刻書載寫書生姓名	(127)
明人裝釘書之式	(128)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	(128)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二	(129)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三	(133)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四	(133)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五	(134)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六	(135)
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七	(135)
明毛晉刻六十家詞以後繼刻者	(135)

卷八

宋以來活字板	(137)
明錫山華氏活字板	(140)
明華堅之世家	(142)
明安國之世家	(144)
日本朝鮮活字板	(145)
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	(146)
唐宋人類書刻本	(147)
繪圖書籍不始於宋人	(148)
輯刻古書不始於王應麟	(149)
叢書之刻始於宋人	(150)
似叢書非叢書似總集非總集之書	(151)
宋元明官書許士子借讀	(151)
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	(152)
明以來刻本之希見	(154)

卷九

內府刊欽定諸書	(156)
四庫發館校書之貼式	(163)
武英殿聚珍板之遺漏	(163)
無錫秦刻《九經》之精善	(164)
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一	(164)

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二	(165)
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三	(166)
國朝刻書多名手寫錄亦有自書者	(166)
國者不仿宋刻經史之闕典	(167)
國朝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之優劣	(167)
經解單行本之不易得	(169)
洪亮吉論藏書有數等	(169)
乾嘉人刻叢書之優劣	(170)
刻鄉先哲之書	(171)
古今刻書人地之變遷	(171)
吳門書坊之盛衰	(172)
都門書肆之今昔	(174)

卷十

天祿琳琅宋元刻本之偽	(178)
坊估宋元刻之作偽	(178)
宋元刻偽本始於前明	(180)
張廷濟蜀銅書範不可據	(181)
日本宋刻書不可據	(182)
近人藏書侈宋刻之陋	(182)
宋元祐禁蘇黃集板	(183)
宋朱子劾唐仲友刻書公案	(183)
明王刻《史記》之逸聞	(185)
朱竹垞刻書之逸聞	(185)
明以來之鈔本	(186)
古人鈔書用舊紙	(192)
鈔書工價之廉	(192)
女子鈔書	(193)
藏書家印記之語	(195)
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	(196)

《書林清話》跋 葉啓崑 (198)

書林餘話

書林餘話序 (201)
書林餘話卷上 (202)
書林餘話卷下 (217)
書林餘話跋 (233)

附錄 《書林清話》校補 李 洙 (235)



書林清話卷一

總論刻書之益

昔宋司馬溫公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吾按此數語，元孔行素《至正直記》亦引之，世皆奉爲箴言。然積德而子孫昌大，或金根伏獵之見譏，亦非詒謀之善。故余謂積德、積書二者當並重。且溫公雖有是言，而其好書亦有深癖。宋費袞《梁谿漫志》云：“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常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志之。’”是則溫公愛書，可云篤至。其諄諄垂誡，又何嘗不爲子孫計哉！雖然，吾有一說焉：“積金不如積書，積書不如積陰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積書與積陰德皆兼之，而又與積金無異，則刻書是也。宋王明清《揮塵餘話》云：“毋邱儉按：毋昭裔之誤。不知王氏原誤耶，抑刻者誤耶。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至蜀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載陶岳《五代史補》。按：今通行汲古閣刻《五代史補》無此文，王氏所見當

是原本。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鏐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按：李鏐亦誤。日本有覆宋大字本《爾雅郭注》三卷，末題一行云：“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蓋宋時重刻蜀本也。然則李鏐爲李鶚，斷可知也。今此書有黎庶昌《古佚叢書》仿北宋刻本。明焦竑《筆乘續》四云：“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嘆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按：此爲宋人記載，惜原引未著書名。朱彝尊等《徵刻唐宋秘書目》凡例云：“大梁周子梨莊，櫟園司農長公。司農世以書爲業，嘉隆以來，雕板行世，周氏實始其事。游宦所至，訪求不遺餘力。閩謝在杭先生萬曆中鈔書祕聞，後盡歸司農。兩遭患難，數世所積，化爲烏有。獨此繕寫秘本二百餘種，梨莊極力珍護，歸然獨存，大抵皆今世所不數見者。”陳瑚《爲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云：“毛氏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虛吾，皆有隱德。子晉生而篤謹，好書籍。自其垂髫時即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解之曰：‘即不幸以鋟書廢家，猶賢於擲菹六博也。’迺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嘆羨之矣。”徐康《前塵夢影錄》云：“汲古閣在虞山郭外十餘里，藏書刊書皆於是，今析隸昭邑界，剗厠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開工於萬曆中葉，至啓禎時，留都沿江飢飢。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所刻經、史、子、集、道經、釋典，品類甚繁。當時盜賊蠭起，賴工多保家。至國初，家亦因此中落。有子曰宸、曰褒、曰表。宸字斧季，最著名，即鈔本亦精校影寫，風流文采，照映一時。下至

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所藏書多祕籍。三十年前，在紫珊齋中見汲古閣圖山水挂屏，頗有名人筆意，惜忘爲何人所繪矣。”按此因刻書或子孫食其祿，或亂世保其家，或數百年板本流傳，令人景仰。故張文襄之洞《書目答問》附“勸人刻書說”云：“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佈古書一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歛之鮑、吳之黃、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決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文襄倡此言，故光緒以來，海內刻書之風，幾視乾嘉時相倍。而文襄僅在粵督任內刻《廣雅叢書》百數十種，自後移節兩湖幾二十年，吾屢以續刻爲請，公絕不措意。蓋是時朝野上下，爭以捨舊圖新、變法強國爲媒進，一倡百和，公亦不免隨波逐流，忽忽至於暮年。亡羊補牢，興學存古，進退失據，喪其生平。七十生辰自撰《抱冰堂弟子記》，敘述本心欲學司馬溫公，已官中丞，居洛著書。嗟乎！溫公好書之誠且敬，人不可及，安敢效其居官著書，俯仰古今，益嘆宋賢復乎遠矣。

古今藏書家紀板本

古人私家藏書，必自撰目錄。今世所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袁州本四卷、後志二卷，宋趙希弁《考異》一卷、《附志》一卷。一康熙壬寅海昌陳氏刻本，一道光十年裔孫貽端刻本。又衢州本二十卷，嘉慶己卯汪士鐘刻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一武英殿聚珍版本，一浙江重刻武英殿聚珍版袖珍本。是也。其時，有李淑《邯鄲圖書志》十卷，載《晁志》、《陳錄》；荆南田鎬《田氏書目》六卷，載《晁志》。董道《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濡須《秦氏書目》一卷、莆田《李氏藏六堂書目》一卷、漳浦吳權《吳氏書目》一卷、莆田鄭寅《鄭氏書目》七卷，並載《陳錄》。諸家所藏，多者三萬卷，少者一二萬卷，無所謂異本重本也。自鏤板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一卷。一元陶九成《說郛》本，一道光丙午潘仕誠《海山仙館叢書》本，一光緒丙申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祕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爲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也。同時

岳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有監本、唐石刻本、按：此開成石經。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現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原注：俗稱“無比九經”。俞紹經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與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越中注疏舊本、建有音釋注疏本、蜀注疏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別板本，宋末士大夫已開其風。明毛扆《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一卷。黃丕烈《士禮居叢書》刻本。注有宋本、元本、舊鈔、影宋、校宋本等字，此乃售書於潘稼堂，未。不得不詳為記載，以備受書者之取證，非其藏書全目也。當時豐道生為華夏撰《真賞齋賦》，一卷。繆氏雲自在龕刻本。不專敘宋、元板書。江陰李鶚翀《得月樓書目》，一卷。一金氏《粟香室叢書》本，一《常州先哲遺書》重編刻本。亦注宋板、元板、鈔本字。國初季振宜《季滄韋書目》，一卷。一嘉慶十年黃丕烈《士禮居叢書》刻本，一光緒乙亥伍紹棠《續刻粵雅堂叢書》本。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四卷。道光庚戌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本。卷首均別為宋板書目。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一卷。光緒乙酉吳丙湘《傳硯齋叢書》刻本。至以專名屬之。顧不詳其刻於何地何時，猶是抔飲汗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閣書目》，十卷。嘉慶中阮元編文選樓刻本。又六卷，光緒乙酉薛福成編刻本，板存寧波。載宋、元、明刻及鈔本字頗詳，顧編撰出自後人，非范氏原例。錢曾《讀書敏求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存目，著錄四卷。雍正四年趙孟升刻本。乾隆十年沈尚傑刻本，乾隆六十年沈氏重刻本，卷同。道光乙酉阮福文選樓刻本，據嚴氏書福樓本多數十種，又增《補遺》一卷。道光丙午潘仕誠《海山仙館叢書》合校沈、阮兩刻本，亦四卷。號為賞鑒家，《四庫存目提要》謂其：“但論繕寫刊刻之工拙，於考證不甚留意。”誠哉是言。吾謂即論繕刻亦擇焉不精，猶門外也。自康、雍以來，宋元舊刻日稀。而搢紳士林倣宋祕宋之風，遂成一時佳話。乾隆四十年，大學士于敏中奉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類，於刊刻時地、收藏姓名、印記，一一為之考證。嘉慶二年，以《前編》未盡及書成以後所得，敕彭元瑞等為《後編》二十卷。光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合刻前後編。是為官書言板本之始。《四庫全書提要》、《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十卷。《閩集》，一卷。乾隆三十九年浙江布政使王昶望編刻本。亦偶及之。其後臣民之家，孫星衍有《祠堂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嘉慶庚午蘭陵孫忠愍祠刻板。宋